

DIE WAHLVERWANDTSCHAFTEN

亲 合 力

【德国】歌德 著

洪天富 肖 声 译



译 林 出 版 社

DIE WAHLVERWANDTSCHAFTEN

亲 合 力

【德国】歌德 著

洪天富 肖 声 译

译 林 出 版 社

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
DIE WAHLVERWANDTSCHAFTEN

根据德国 Reclam-Verlag Stuttgart 1986 年版本译出

亲 合 力

〔德国〕歌 德著 洪天富 肖 声译

出版发行 译 林 出 版 社

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(邮政编码 210009)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沐 阳 印 刷 厂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.875 插页 2 字数 197 千

版次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2000 册

标准书号 ISBN 7-80567-486-8/I·246

定 价 (平装本)9.00 元

(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责任编辑:赵燮生

第一部

第一章

爱德华——我们这样称呼一位正当壮年、家道殷实的男爵——，爱德华在四月的一天下午，在自己的苗圃里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刻，把刚弄到的接枝嫁接到新长的树干上。他正好做完自己的工作；他把各种工具汇集在一起，放进了工具袋，愉快地观察着他的劳动成果，就在这时，园丁朝他走了过来，为主人的勤奋高兴不已。

“你没有看到我的妻子吗？”爱德华问道，一面正打算走开。

“在那边新修的建筑物里，”园丁答道，“她在城堡对面紧靠岩壁的地方修建的苔藓小屋今天就要完工了。一切都变得相当美观，老爷您一定会喜欢的。从凉亭四下望去，景致真是美极了：下边是村落，旁边稍右的地方是教堂，越过它的塔尖几乎可以望到很远的地方；小屋对面便是城堡和众多的花园。”

“很对，”爱德华回答说，“离这儿几步远的地方，我还能看到人们在干活呢。”

园丁接着说：“还有，右边的山谷豁然展开，越过郁郁葱葱的长有树木的草地，就能看到晴空万里的远方。顺着岩石而上的山间小道铺得十分好看。尊敬的夫人很在行；在她手下工作总是使人高兴。”

“你到她那儿去，”爱德华吩咐说，“请她等我。告诉她，我希望看看新的创造物，我要观赏一下她的新作。”

园丁匆匆离去，爱德华随即跟了上去。

爱德华走下平台，一边走一边仔细察看温室和暖床，一直走到水边，然后跨过一座小桥来到一个十字路口，在这里，小径分成两条岔路通向新的建筑物。一条穿过教堂的墓地，几乎是笔直地通向岩壁，他没走这条岔路，而选择了另外的一条。这条岔路稍许偏左，穿过一片优美的灌木丛，缓缓地蜿蜒而上；在这两条岔路会合的地方，有一条安放得十分巧妙的长凳，他在上面坐了片刻，随即踏上真正的山间小道。在这条时而陡峭时而平缓的窄路上，他走过一个个台阶和平台，最后来到了苔藓小屋。

夏绿蒂在门口迎接自己的丈夫，让他坐在一个容易观看风景的地方，从这个地方，他透过门窗一眼就能看清仿佛是嵌在画框里的千姿百态的景色。他满怀喜悦，希望春天不久又会使万物更加富有活力。“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，”他补充说，“我觉得这凉亭太窄了一点。”

“对我们两个人来说，它反正是够宽敞的了，”夏绿蒂回答说。

“那当然，”爱德华说，“就是有一个第三者，地方也许还够呢。”

“为什么不呢？”夏绿蒂回答，“有一个第四者也够了。要是来客更多，我们自然得准备别的地方了。”

“由于我们独自在这儿生活，无人干扰，”爱德华说，“而且心情十分平静和愉快，所以我得向你承认，好些时候以来，我就有桩心事，我必须把它告诉你，也很想告诉你，但一直没机会。”

“我从你的神情上已经觉察出你有点心事，”夏绿蒂回答道。

“我只想承认，”爱德华接着说，“要不是明天早晨信差会来催我，要不是我们今天就得作出决定，我也许还要沉默得更久一些呢。”

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夏绿蒂用和蔼可亲的语气问道。

“这件事关系到我们的朋友，那位上尉，”爱德华回答说，“你知道，他像某些人一样，自己没有过错，却陷入了可悲的境地。像他那样既有知识，又有才能和本领的人，却闲着无事，真是令人痛心啊。

因此，我不想继续抑制我对他的愿望：我想请他到我们这里住一些日子。”

“这得好好地斟酌一下，而且要从多方面加以观察，”夏绿蒂回答道。

“我准备把我的意见告诉你，”爱德华对她说，“在他最近的那封信里，隐隐约约地流露出极度闷闷不乐的心情；倒不是他缺乏什么必需的东西，他完全懂得约束自己。至于必需的东西，我已为他准备好了；他接受我送给他的东西也不会感到为难；过去我们彼此之间欠的债实在太多，也算不清究竟是我欠了他，还是他欠了我。因为他无所事事，这才是他真正的痛苦。他自己受过多方面的教育，能每天每时给他人带来益处，这才是他唯一的乐趣，甚至是他的激情。而现在呢，他却无所事事，要么继续攻读，再掌握一些本领，其实，他的本领够多了，正感到没地方用得上呢——够了，亲爱的，这是一种难堪的处境，他在寂寞中更感到两倍、三倍的痛苦。”

“我想起来了，”夏绿蒂说，“已经有好几个地方曾向他提供过就业机会。我自己也曾为他给几位活跃的男友和女友写过信，据我所知，这些信并非是毫无作用的。”

“这很好，”爱德华答道，“但是，就连这些多种多样的机会，也只会给他带来新的烦恼，新的不安。没有一种情况是适合于他的要求的。要他不发挥作用；要他作出自我牺牲，牺牲他的时间、他的思想、他的个性，这对他来说是不可能的。我越是考虑到这一切，感觉到这一切，就越是强烈地希望他到我们这儿来。”

“你对朋友的处境如此同情，”夏绿蒂说，“这非常好，也是你的一番盛情；不过，请允许我向你提个要求，你也要考虑一下你的和我们的处境。”

“我已经考虑过了，”爱德华回答她说，“他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只会从中得到好处和愉快。开销的事我不想谈，要是他搬到我们这儿来，开销无论怎样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；同时我特别想到这

点，那就是他的到来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细小的麻烦。他可以住在城堡的右厢房里，其他一切都是现成的。这会给他带来多少好处，与他交往又会给我们带来多少快乐，是啊，带来多少好处！我早就想测量这儿的地产和整个庄园；这件工作可由他来料理和指导。你本来打算等到现有佃农的租佃期满就亲自管理庄园。这是一项多么不容易、多么令人忧虑的计划啊！难道他不能帮助我们获得一些管理庄园的基本知识！我深深感到，我所缺少的正是像他这样的人。乡下人固然有正确的知识，然而他们的报告总是混乱和不诚实。那些来自城里和高等学府的大学毕业生，虽然头脑清晰，办事井井有条，但是缺乏对事物的直接洞察力。而我的这位朋友，可望二者兼而有之；此外，我很乐意想象，从中还会产生出上百种其他的情况，它们也与你有关，我预见到有好多益处呢。我感谢你和颜悦色地听了我这一席话；现在，你也要无拘无束和尽量周详地把你要说的话都说出来；我不会打断你的话的。”

“很好，”夏绿蒂回答说，“我想先从一般的看法谈起。男人们更多地想到个别的情况，想到现实，这有其道理，因为他们的职责是有所作为，有所影响；而女人们则相反，她们更注重考虑生活中的关系，而这同样有其道理，因为她们的命运，她们家庭的命运与这种关系息息相关，她们所要求的，恰恰是这种联系。现在，就让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和过去的生活吧！这样，你会向我承认，聘请上尉一事与我们的意图、我们的计划、我们的安排并不相关。

“我非常喜欢回忆我们早年的关系！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彼此真诚地相爱；但我们被人为地拆散了：你和我分手了，因为你的父亲出于对财富的无限贪婪，把你同一年岁相当大的有钱女人结合在一起；我和你分手了，因为我没有特别的指望，不得不嫁给一个富裕的男人，其实我并不爱他，只是尊敬他。我们又都自由了；你早一些，你的那位小母亲似的妻子给你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产；我比你晚一些，正好是在你旅行归来之后。这样，我们又在一起了。我

们回忆起这些就感到高兴，我们喜欢这样回忆，我们又能宁静地生活在一起。你急于和我结婚，我并没有马上同意，因为我们虽然几乎是同岁，但作为妻子我是老了一些，而作为丈夫你却不然。看来，你把结婚看作你唯一的幸福，我最终怎能拒绝你的要求呢。你想借此摆脱掉你在宫廷、在军队、在旅行中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和不安，在我身边获得休息，恢复理智，享受生活的乐趣，但你只愿同我一个人在一起。这样，我只好把我唯一的女儿送进寄宿学校，在那里她当然能受到多方面的教育，而在乡下她是得不到这样的教育的；我不仅把她，也把我亲爱的姨侄女奥狄莉送到了寄宿学校，本来，她要是在我身边，在我的指导之下，也许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家庭助手。这一切都是征得你同意的，只是为了我们能单独地生活在一起，只是为了我们能宁静地享受那盼望已久的，但姗姗来迟的幸福。这样我们才来到这乡间的庄园。我管内部事务，你管外事和全局。我所作的一切安排，均是为了迎合你的需要，只是为了你一个人而生活；让我们至少尝试一段时间吧，看看像这样的生活方式，我们彼此是否能够适应。”

“正如你所说，搞联系工作本来就是你们女人的特长，”爱德华说，“因此我当然没有必要听你们把话连续地说下去，或者承认你们是对的，直到今天，你的话也还是有道理的。直到现在，我们为我们的生活所做的安排是够好的了，可难道我们不应当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建造点什么？难道就不能有所发展吗？我在园圃和你在花园里所做的一切，难道只是为了满足隐居者的精神需要？”

“说得对！”夏绿蒂答道，“说得真好！只是我们不要把任何有碍的东西和任何陌生的东西引进来。你要考虑考虑，我们的种种打算，以及有关娱乐的各种设施，在某种程度上仅与我们双方的共同生活有关。你曾说过，你打算先把你的旅行日记有条不紊地按顺序念给我听，趁此机会把一些有关的文稿整理出来，在我的参与和帮助下，把这些珍贵而杂乱无章的册页编成一本完整的书，使我们和

别人都乐于阅读。我答应帮助你抄写，这样我们就能舒适、幽雅、愉快和秘密地把我们没有在一起看到过的世界，在回忆中周游一遍。不错，我们已经有了个开头。每天晚上，你又拿起你的笛子为我的钢琴伴奏；我们也和邻居彼此往来和相互拜访。至少从这一切当中，我度过了我一生中渴望享受的第一个真正愉快的夏天。”

“尽管你一再对我说这些充满爱心和通情达理的话，”爱德华答道，一边用手擦了擦额头，“但我还是打消不了这样的念头，即上尉的到来丝毫不会打扰我们，相反，他的到来只会加快一切工作的进行，只会给这里的一切带来新的生机。再说，他也曾参加过我的一部分漫游；他也用不同的眼光记录下某些印象，我们可以共同利用它，那样才会整理出一份美好完整的史料。”

“那么，让我坦率地向你承认吧，”夏绿蒂有些不耐烦地说，“你的这种打算违背我的感情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”

“照你这样说，你们妇女可真是难以对付，”爱德华说，“你们先是晓之以理，叫人无法反驳；继而施之以爱，叫人乐于献身；进而是动之以情，叫人不敢伤你们的心；最后来个预感不祥，叫人大吃一惊。”

“我并不迷信，”夏绿蒂说，“倘若这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感觉，我完全用不着重视它们，但人往往会下意识地想起一些美好和不幸的结局，这是我们在自己或别人的行动中亲身体验到的。不管是哪种情况，第三者的介入都会产生重要作用。我看到过一些朋友、姐妹、恋人、夫妇，他们的关系由于一个新来的人无意或有意的介入而完全改变，使得情况完全颠倒过来。”

“这是可能发生的，”爱德华说，“但只是发生在那些过着浑浑噩噩生活的人身上，而不会发生在那些富有经验、能明辨是非和有自知之明的人身上。”

“说到自知之明，我最亲爱的，”夏绿蒂说道，“并不是完全有效的武器，甚至在某些时候，对于使用它的人来说倒是一种危险的武

器；从这一切看来，我们至少不要操之过急。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吧，不要现在就作出决定！”

“情况既然如此，”爱德华说，“就是再过几天，我们仍然还会认为是操之过急的。我们已经相互提出了赞成和反对的理由，现在是作出决定的时候了，要是我们互不相让，最好的办法只好是抽签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夏绿蒂说，“在狐疑不决的情况下，你喜欢以打赌和掷色子的办法作出决定；但在这么一桩严肃的事情上，我认为这种办法是一种罪过。”

“那我该给上尉写些什么呢？”爱德华喊了起来，“我得马上坐下来给他写信呀。”

“给他写封心平气和、通情达理的慰问信吧，”夏绿蒂说。

“这等于是没有写信，”爱德华说。

“在某些情况下，”夏绿蒂说，“这终归是必要的和友好的；泛泛地写点什么总比根本不写要好。”

第二章

爱德华独自呆在自己的房间里，方才夏绿蒂亲口重述了他的生活遭遇，清楚地回忆起他们双方共同生活的情况以及他们未来的打算，这一切使他既感高兴，同时也激发了他那活泼的天性。以往的岁月，他俩形影不离，相互为伴，他为此感到无比的幸福，以致他想写一封友好的、同情的，却平淡而空洞的信给上尉。但是，当他走到写字台前，拿起朋友的来信想重读一遍时，那位杰出的男子的悲惨处境又立即浮现在他的眼前，几天以前一直折磨着他的那些感受又油然而生，他不能让朋友陷入这么难堪的境地而坐视不管。

爱德华不习惯于放弃自己的追求。从青年时代起，这个富人家的唯一的和被宠坏了的孩子，被父母巧言相劝，和一个年纪比他大得多的女人成亲，这是一桩奇特的，但非常有利的婚事。他受到这女人百般的溺爱，对他的友好态度，她总是力图报之以无比的慷慨大方。不久她去世了，从此他就当家作主，独自外出旅行，喜欢变换环境和口味，他不想追求过分的東西，但想要许多各式各样的东西。他为人直爽、善良、正直，而在某些情况下，却显得异常勇敢——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违抗他的愿望呢！

直到现在，一切都按他的意愿进行，他也占有了夏绿蒂，这是他通过顽强的，确切地说是传奇式的忠诚才最终赢得的；现在，正当他想把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招到身边，似乎打算了结自己整个的一生的时候，他却第一次感到有抵触，第一次遇到了障阻。他快快不乐，心情烦躁，几次拿起了笔，又几次把它放下，因为他内心矛

盾，不知道该写些什么。他既不想违背妻子的愿望，又不想顺从她的要求；他生性急躁，却要写一封心平气和的信，这对他来说简直比登天还要难。最自然的办法，就是设法拖延时间。他写了寥寥数语，请朋友原谅他这几天没有写信，原谅他今天写得这样简单，并答应下次写一封比较重要的信让朋友安心。

第二天，夏绿蒂利用到同一个地点散步的机会，重新开始上次的话题，也许她确信，要打消一个人的主张，可靠的办法就是常常把它絮叨一番。

爱德华欢迎她老话重提。他以自己的方式亲切而愉快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。这是因为，像他这样一个天生易受感动的人，即使他易于激动，即使他那强烈的欲望变得急不可耐，即使他的固执容易使人焦急不安，他也要充分照顾别人的情绪而酌用温和的言词，使人觉得他始终是和蔼可亲的，即使人们觉得他难以打交道。

这天早晨，他用这种方式使夏绿蒂心情变得十分愉快，继而巧妙地把谈话转到本题，使她完全失去自制，最后她竟然喊叫起来：“你肯定是要我把拒绝给丈夫的东西给予情人吧。”

“至少，我亲爱的，”她继续说，“你应该觉察到，你的愿望以及你表达它们时所流露出的友好愉快的心情，使我不无所动、不无所感。听了你的这番谈话，我不得不向你承认，我直到现在对你也隐瞒了一桩心事。我的处境和你的处境相似，我同样在强制自己，就像我指望你做的那样。”

“这个我倒想听听，”爱德华说，“我觉得，夫妻之间有时得展开争论，这样才能增进彼此间的了解。”

“那么你应当了解，”夏绿蒂说，“我关心的是奥狄莉，你关心的是上尉。这个可爱的孩子在寄宿学校里感到非常压抑，令我十分忧虑。我的女儿露茜娜就不同了，她为这个世界而生，为这个世界而接受教育；她学习语言、历史和其他的知识，看谱弹奏乐曲和变奏曲；她天性活泼，记忆力强。可以这样说，她忘记了一切，但转瞬之

间又能想起一切。她行动自如，舞姿优美，谈吐文雅得体，这一切使她超群出众，而且她天生就有当家作主的性格，因而使她成了她那个小圈子里的女王。学校的女校长也把她看作是她一手栽培起来的小神灵。她不仅给女校长带来荣誉，还为学校争得人们的信任，为学校吸引了一大批别的青年人。女校长的来信和按月给家长寄来的报告，开头的几页总是对这个出类拔萃的孩子赞不绝口，我自然懂得把这些赞词很好地转换成我自己的平淡语言。但与此相反，信里最后提到奥狄莉时，却是一再地抱歉，说这样一个长得如此漂亮的姑娘竟会没有发展，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才能和技巧。女校长抱歉过后还补充了几句话，它们的意思我也不难猜测，因为我从这个可爱的孩子身上，看出了她母亲——我最珍贵的女友——的全部性格，我的女友同我一起长大成人，如果我可以作女教师或女监护人的话，我一定要把她的女儿培养成一个了不起的人。

“然而，这毕竟不是我们计划中的事，况且，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，不必为过多的事操心，不必老是想把新的东西吸引进生活中来，因此，我宁愿承受，甚至克服这种不愉快的感觉：我的女儿非常清楚地知道，这可怜的奥狄莉完全依赖我们，所以她利用自己的种种长处，傲慢地对待奥狄莉，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毁掉了我们的一番好意。

“但是，谁有这么好的修养，不利用自己的优势残酷地对待别人呢？谁又站得这样高，不因为受到这种压力而感到痛苦呢？通过这些考验，奥狄莉的价值增长了；但是，自从我认识到这种难堪的处境之后，我一直在想方设法，把她安置到别的地方去。每时每刻我都在等待答复，一旦有了答复，我就毫不迟疑地把她送去。我最亲爱的，这就是我目前的打算。你瞧，我们双方都有一颗友好善良的心，都怀有同样的忧虑。让我们共同分担这些忧虑吧，因为它们是无法互相抵消的。”

“我们都是脾气古怪的人，”爱德华微笑着说，“当我们把令我

们忧虑的事情从心中排除的时候，我们就以为问题解决了。在整体上我们可以做出许多牺牲，可是在局部上要我们做出牺牲，这对我们来说却成了一种难以办到的要求。我母亲就是这样。童年或少年时我生活在她的身边，在这段时期，她时刻为我操心。我骑马外出迟些回来，她就担心准是出了事故；要是淋了一场雨，她就断定我要发烧。我出外旅行，远远地离开了她，她倒觉得我同她没啥关系了。”

“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，”他继续说，“那么，我们就会明白，我俩的所作所为是愚蠢的和不负责任的，把两个与我们这么贴心的、极为高尚的人，弃之于苦恼和压抑之中，仅仅为了使我们免遭危险，如果说这不叫自私自利，那还能叫它什么呢？你把奥狄莉接来，让我把上尉接来。看在上帝的份上，让我们试试吧！”

“要是这个风险只牵涉到我们，”夏绿蒂充满疑虑地说，“倒也不妨试试。不过，你认为让上尉和奥狄莉同住在我们家里是可取的吗？上尉的年龄和你的差不多，在这样的岁数时——我只是私下向你说这番奉承的话——他才懂得爱，也值得女人爱，何况再加上像奥狄莉这样一个具有许多优点的姑娘呢。”

“我可不明白，”爱德华说，“你为何把奥狄莉抬得这样高！我只能这样来解释，她承继了你对她母亲的爱慕。她漂亮，这是真的，我记得，一年前我们回来，在你姑母家碰到她和你在一起时，上尉就促使我注意她。她的确漂亮，尤其是她那双美丽的眼睛；但是我确实不记得她给我留下什么印象。”

“你这番话是值得称赞的，”夏绿蒂说，“因为那时有我在场呀；虽然她比我年轻得多，但是因为有我这位年长的女友在场，对你有那么大的吸引力，竟使你对一个富有朝气、充满希望的美人视而不见。这也体现了你为人的品格，所以我才很高兴和你共同生活在一起。”

尽管夏绿蒂说话时显得诚恳，她还是隐瞒了某些事实。当时她

特意把奥狄莉带到了旅行归来的爱德华的面前，以便给她心爱的养女提供一个联姻的大好机会，因为她再也不想和爱德华保持关系。上尉也是受她的指使才要爱德华去注意奥狄莉的。但是爱德华却一往情深，始终保持对夏绿蒂的爱情，并没有左顾右盼，而只是陶醉于一种幸福的情感之中：一件他渴望得到、经过种种事故几乎永远失去的美好的东西，终于能够到手了。

夫妇二人正准备走下新建的凉亭朝古堡走去，这时一个仆人匆忙迎面走来，还在底下就笑呵呵地向上面喊道：“请老爷和夫人快到那边去！米德勒先生^①已骑马飞奔进古堡的院子。他把我们大家喊到一起，要我们寻找你们，要我们问二位，是否有什么急事。他在我们身后直喊：‘你们听见没有？快去，快去！’”

“这人真可笑！”爱德华冲口而出，“夏绿蒂，你不觉得他来得不是时候吗？赶快回去！”他吩咐仆人：“告诉他，我有要紧事，很要紧！请他下马。你照料一下他的马，带他到会客室去，给他送上一份早餐，我们马上就来。”

“让我们抄最近的路吧，”他对妻子说，随即走上了那条他平时总是避开的穿过教堂墓地的小路。使他大为惊奇的是，他发现夏绿蒂对这里也深怀感情。她尽量爱护那些古老的墓碑，把一切都弄得平整有序，使墓地变为愉快的场所，令人赏心悦目，流连忘返。

就连那些最古老的墓碑也受到了她的尊敬。她按照年代把它们依墙竖立起来，砌入墙内或者安排在适当地方；甚至教堂高高的地基也被她用各种各样的墓碑装饰起来。爱德华穿过小门走了进去，感到特别惊奇，他握住夏绿蒂的手，眼里噙着泪珠。

然而，那位脾气古怪的客人吓走了他的眼泪。原来他在古堡里并没有休息，而是策马穿过村子直接来到教堂门口，他停在那儿，迎着他的朋友们叫了起来：“你们总不会拿我开玩笑吧？真的有急

^① 米德勒(Mittler)意为媒人或介绍人。